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無恥奴

第四回 吳子銘一怒懲劣幕 宣蘭生竭力救同鄉

且說吳子銘看守瞭台，錯放了一聲警炮，榮經略把他提到大營，問他為什麼這般冒失。吳子銘一時說不上來，只說了一句睡夢裡頭，糊裡糊塗的鬧錯了。榮經略聽了，更加大怒，厲聲喝道：「你犯了軍規，還說這般夢話，像你這樣的人，要你在營何用？」說著在案上拔了一枝令箭，叫一聲「來」，就有中軍官站在旁邊，答應了一聲「有」。榮經略雙眉一豎，只喝一聲：「綁出去！」兩旁的親兵，轟雷一般的答應一聲，鷹拿燕雀的把吳子銘拿住，撕了上身衣服，摔了帽子，把他兩手捺在背後，登時就綁起來。此時吳子銘的魂魄也不知飛到什麼地方去了，眼睜睜的看著中軍官接了令箭，就要押他出帳。正在著急萬分的時候，忽然又聽得瞭台上哄的一聲，放了一聲警炮，遠遠的似有槍炮的聲音，曉得這回真是賊人的全隊來了。連忙傳令，把吳子銘暫交營務處看管，一面吹起角來整備出隊。那知賊隊原是潛蹤而至，一霎時疾如風雨，直衝過來，槍子就如雨點一般，直望營內打去。官軍見賊隊來得這般迅速，一個個相顧失色，甚事膽寒。幸虧榮經略向來紀律嚴明，倉卒之間，不致一時潰散，又被吳子銘錯放了一聲警炮，滿營軍將都已預先防備，所以雖然兵士張皇，還勉強鎮定得祝當下榮經略傳令出隊，只聽得一聲號炮，營門大開，官軍一擁而出。榮經略竟是一馬衝出陣前，指揮衝突。一班營官哨弁，看見經略這般奮勇，一個個馳馬爭先，直衝入賊兵隊裡，背後的官兵跟著，就如排山倒峽一般，把賊陣衝作兩段，彼此混戰了一常賊隊立腳不住，且戰且走，一路退了下去。榮經略見已經得勝，便也鳴金收隊，回到大營。這一場大戰，幸虧預先有了防備，打了一個勝仗，論起功勞來，還是吳子銘錯放了一聲警炮，驚動全營，總算是他的功績。榮經略便記了他一次大功，又賞加了一個千總。吳子銘見非但沒有砍他的腦袋，並且還升他的官，心上如何不喜。自此以後，榮經略說他是個福將，時常叫他帶兵出去，和賊人開仗。果然吳子銘所到之處，賊隊聞風膽裂，望影心驚，也不知立了多少功勞，打了許多勝仗，一直保舉到提督軍門。後來北捻猖狂，又把吳子銘調剿捻匪，便從提督上改了布政司。捻匪肅清之後，又升了福建巡撫。那時台灣的匪亂初定，朝議要派一個素有威望的大員去做台灣巡撫，以資鎮懾。一班軍機處王大臣，就舉了吳子銘。不日朝命下來，就把吳子銘調補了台灣巡撫。吳子銘到了台灣，訓練新軍，整飭吏治，漸漸兵亂之後，有些起色。你想吳子銘一個市井無賴，居然立了無數戰功，做到這般地位，也就不容易了。大抵中國的名將，一半都是行伍出身，一半都是書生投筆，若要在那膏粱子弟裡頭，揀什麼名臣戰將，這卻是守株待兔，緣木求魚，一輩子也不會有的。為什麼呢？從來讀書的人，最是膽小，將就些兒的人，見了督撫閱兵，放著那空槍空炮，尚且有些膽戰心驚，那裡有這般大膽，去從軍殺賊？若真個讀書人，有了這般大膽，必定平日之間，有些用兵的經濟，不是那空說大話的一流人物，只曉得講些迂闊之談，這便是書生的作用。至於那一班行伍出身的將士，一個個都是無家無室的人，他想著不是戰死，便是餓死，同是一樣的死，不如還是死在戰陣上的好些。萬一幸而不死，還好希冀將來的富貴，所以臨陣的時候，一個個奮勇當先，衝堅陷陣，有進無退，無死無生，十次裡頭倒有九次勝仗，這是他們本來沒有身家，毫不怕死的緣故。盡有那些中興名將，後來打起仗來，怕死貪生，十分不濟，當初是沒有身家，如今是貪戀富貴，就和那一班綺綺出身的子弟犯的都是一樣的毛病兒。如今閒話休提，書歸正傳。

只說江穎甫帶了劉省吾的一封薦信，坐了海輪，竟到台灣。

到了撫台衙門，投進手本，並和巡捕官說明，有都察院劉大人的信，要當面投遞。巡捕官照著他的說話，回了上去。不多時，把江穎甫請到官廳，吳中丞出來相見。因是老師差來的人，甚是客氣，讓他坐了客位，家人送上茶來。吳中丞問了幾句路上的話，江穎甫便站起來，在靴統裡頭，取出劉省吾的親筆薦信，兩手高高捧著，躬著腰，遞了過去，隨著又打了一恭。吳中丞接過信來，拆開看了，方曉得是老師薦人，然而沒有推托的道理，就一口答應，叫江穎甫先把行李搬進衙門，住著再看機會。

江穎甫大喜，便又請一個安謝了。又談了幾句，吳中丞端茶送客，卻派了一個差官，帶了兩名親兵，跟著江穎甫出去，把他的行李搬進衙中，打掃一間書房，叫他住下。隔了幾天，吳中丞便下了一個札子，把江穎甫委了個撫轅文案，每月五十兩銀子的薪水——吳中丞的意思，原想要看看他的才具。江穎甫本來有些小小的才情。又且為人機警，他見吳中丞的意思還好，便竭力的巴結他，又有心在吳中丞面前，賣弄他的才情，吳中丞有時在簽押房發下來的稿子，不上半個時辰，已經把稿子擬得齊齊整整的送到吳中丞那裡畫行。如此一連幾次，吳中丞見他十分敏捷，心上就有了這個人，時常傳他進見，和他議論。

吳中丞本來是個武夫，心腸直率，沒有什麼城府，禁不起江穎甫拼命拍他的馬屁，奉承得這位吳中丞滿心歡喜，不到兩個月，竟二十四分的信任起來。江穎甫說的說話，上的條陳，沒有一句不聽，又為他懂些英文，派了他一個洋務委員。這個時候的江穎甫，高車駟馬，得意揚揚，與初來的時候，大相懸絕，竟是換了一個人的一般。每到見客的時候，仰著一個臉兒，橫著一雙白眼，任你是誰也不在他的心上，連兩司都不放在眼中。

省中的候補官兒都管著他叫小撫台，還有一班無恥的候補州縣，老著面皮，去走江穎甫的門路，不是想署肥缺，便是想委優差，也有送金銀的，也有送古董珠寶的，更有備了贊敬，硬要拜他做老師的人。江穎甫竟把他們送來的禮物，一概全收，受了他們的禮物，卻去對吳中丞說，某令怎樣的精明，好補某缺，某牧如何的幹練，好委某差。吳中丞聽他的說話有理，還認著他是舉薦人才，一一的依著他掛牌下札。江穎甫的名氣，越鬧越大，一天到晚，都有人來尋他關說，台灣一省，鬧得沸沸揚揚，無人不曉，只瞞著吳中丞一個罷了。事有湊巧，江穎甫合當倒運，偏偏的鬧出一件事來。那時的北洋大臣正在創辦海軍，台灣的形勢，孤立海中，沒有通到別省的早路，吳中丞也想要到英國船廠，定造兩隻兵輪，因為台灣一省沒有通曉洋務的人，就把這件差使委了江穎甫去辦。江穎甫得了這個意外的優差，歡喜自不消說，便和英國的威柏廉船廠立於合同，說明價值造了兩隻鐵甲兵輪，卻暗中浮報了十多萬銀子。吳中丞那裡知道，並不疑心。那知隔了年餘，兵輪造好了，放到台灣來。吳中丞親身上船，試驗工料，看那船身的樣式，卻並不是什麼兵輪，竟同搭客的商船一般款式，三層洋樓，官艙大菜間，造得十分精緻，載不下許多兵士，又沒有安放炮位的地方。吳中丞見了大怒，連忙傳了江穎甫來問他，江穎甫還支吾著說，卑職和他合同打得好好的，卻不曉得他為什麼造成這個樣兒？

指東話西的，搪塞了一回。吳中丞便把他申飭了一頓，叫他立刻去和船廠的人說話，要把那未付的船價，減給十分之三。江穎甫還倚著吳中丞向來器重，不很把這件事兒放在心上，只是左一天右一天的和他遷延日子。吳中丞見江穎甫只是支吾，便疑惑起來，暗暗的另派了一個幹員，打聽這件事兒的細底。這個委員，向來又和江穎甫有些仇恨，細細的打聽了一個月，居然被他打聽了出來，便一五一十的告訴吳中丞。把個性急如火的中丞公，氣得咬牙切齒，立刻把江穎甫提到衙門裡頭，自己親坐大堂追問。江穎甫還想抵賴不招，當不得這個打聽信息的委員站在一旁，和他質對，都是有憑有據的事情，江穎甫抵賴不來，只得招了。吳中丞恨得雙眉倒豎，兩眼圓睜，當時便要請王命殺他，卻被那委員上前密稟道：「大帥若殺了他，這侵吞的銀子到那裡去追繳？十多萬銀子的事情，不是什麼小事，可以設法彌補的。依卑職的愚見不如把他暫且收監，俟追了這筆公款出來，再辦他的罪，不知大帥的憲意怎麼樣？」吳中丞被他一句話兒提醒了，連連點頭，便把江穎甫發交首縣，看押起來，嚴追他的公款。江穎甫初時聽得吳中丞要請王命殺他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幸而吳中丞聽了那委員的話，把他放了回來，叫首縣追他的虧空。此時江穎甫是嚇怕了的人，恐怕公款交不出來，又要斬首，只得把那侵蝕的公項，全數繳了出來，連了衙門的使費，上兌的扣頭，非但把公款一齊嘔出，還把歷年受了人的賄賂，積聚起來的造孽錢，擠得一個乾乾淨淨。如此得來如此去，依舊是一隻赤手兩隻空拳。吳中丞雖然把公款追齊，心上卻把江穎甫痛恨入骨，屢次想殺他，都被別人勸住，他卻氣憤憤的，對著人說道：「你們都不曉得我恨他的意思，你想我這樣的待他，他還要這般的偷天換日，這個人的心術，還可問麼？我總想把他殺了，也好替世界之上除了一個大害，若是如今把他留了下來，將來必定有人受他的害。」大家聽了也不敢多說，只好答應幾聲。

江穎甫一直押了一年有餘，方才有一個同鄉叫做宣蘭生，現任津海關道，和江念祖向來認得，並且還有些世誼，聽得江念祖被吳中丞監了起來，不肯釋放，宣蘭生忽然仗義起來，便轉求了一封木中堂的信，和他說情。那時的木中堂是兩朝元老，威望素孚，朝廷甚是倚重，差不多無論什麼人見於木中堂的來信，也不好不依。這位吳中丞更是他平捻時的舊部，更加不好意思，接了木中堂的來信，只得把江穎甫釋放出來。江穎甫得釋之後，台灣地方存身不住，想要迳轉常州，又有些怕見江東父老，倒覺得進退兩難起來。忽想起前回在京城裡頭，有些同鄉京官，待我的意思甚好，何不進京去略住幾時，再作道理？

定了主意，便搭了輪船，一路進京，到了天津，在紫竹林客棧裡頭，住了幾日，想著宣蘭生現在這裡做津海關道，何不去拜他一拜，好打一個抽豐。原來江穎甫放出來的時候，並不曉得宣蘭生為他出力，求了木中堂的信，替他說情，只糊糊塗塗的，把他放了出來，又沒有人肯告訴他，他那裡會知道。這邊的宣蘭生卻又一毫不曉，見門上傳了江念祖的名帖進來，只認江穎甫曉得了這件事情，來謝他的高誼，便欣然叫請在花廳相見。

宣蘭生隨後踱了出來，彼此相見，敘了幾句寒溫，便提起這件官事來。宣蘭生竭力替他抱屈，又著實安慰了他一番。宣蘭生的心上，以為江穎甫不知怎樣的感激他，不料江穎甫不過說些閒話，竟沒有一句謝他的話兒。宣蘭生忍不住使用幾句隱語，有心試探著他。江穎甫聽了茫然，摸不著一些頭腦。宣蘭生暗暗詫異，暗想難道他竟是不曉得這件事情，所以這般大意？不然，天下那有這樣不知好歹的人！這一來有分教：楚國之全軍皆墨，夜豎降旗；將軍之戰馬何存，朝飛碧血。不知後事如何？

且看下回分解。